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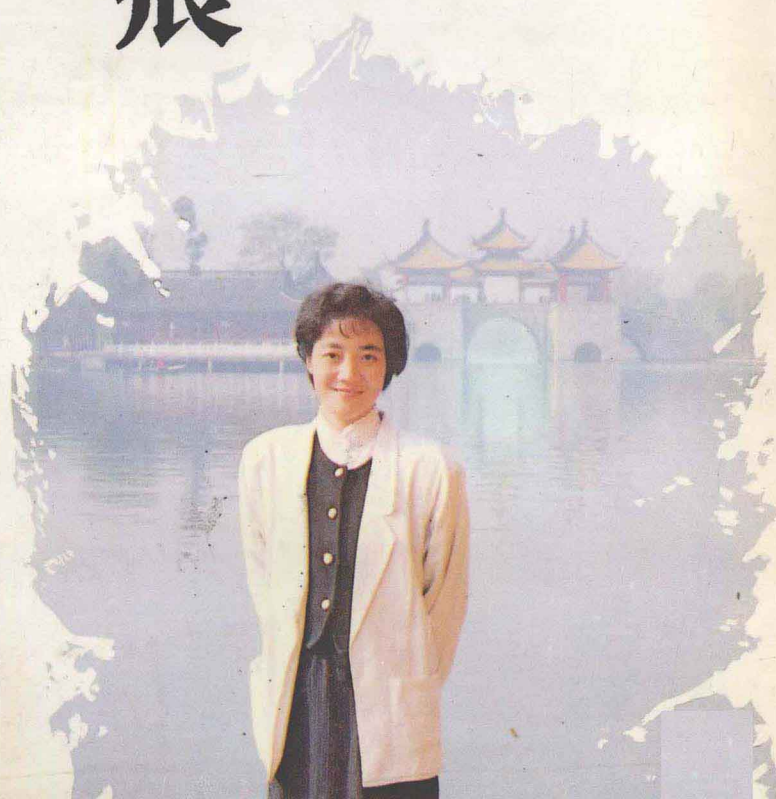
心路历程

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

周佩红 著

一抹心痕

一抹心痕 YIMOXINHEN



皖新登字04号

一抹心痕(心路历程·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 周佩红

责任编辑:岑杰 封面设计:丁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66,000

版次: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1991年9月第1版

印数:5300

标准书号:ISBN7—5396—0552—9/I·487

定价:3.6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辑说明

得于天籁自然抒发的真情，正是散文的精髓，正是散文深得人们喜爱的魅力所在。以生动的生命灵气去感悟人生、亲近自然，便使得散文成为一种真实的“人生风景”。基于此，我们策划编辑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取名为《心路历程·当代女作家散文丛书》，意在突出特色和编辑思想，即丛书系当代中青年女作家的个人散文集，精选其代表作十万字左右，并约每位作家为其散文集写一篇较长的自传体散文“心路历程”。这主要是想从作家所经历所思考的“心路历程”中，透视她们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她们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助读者能够通过作家的生活历程进入她们的作品，来理解她们心路历程中的真情与挚爱，来理解她们作品抒发的体验与感悟。这样，读者可以更丰富、更全面、也更真诚地理解作家与作品。这种独白与对话的心灵交流，正是当代作家和读者所渴望的。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当代中青年女作家们的支持，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安徽文艺出版社

苦涩的，纤弱的(代序)

——读周佩红散文

陈丹晨

1990年第五期《上海文学》有一个《周佩红散文》专栏，刊登了作者两篇散文。第一篇《无名街角》描写一对青年在书店邂逅。那是一个下雨天，他们出了店门说分了手。然而那种心灵的悸动，渴求生命因此有一个新的开始，想留住对方诉说什么，但又充满惶惑，只想摆脱眼前这湿漉漉的难以言喻的尴尬情境。人们毋须知道更多的故事背景和细节，只须去体验咀嚼这样说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心态，就会感到一种余韵遐想，去补缀这段未了的情思。第二篇《夜雨滂沱》也是一篇心灵的对话。主人公对于物质化了的“失去了温度”的城市生活有一种抗拒和间隔感，以为这里不过是池水微澜，永远不会溅出一点一滴。她的伙伴却到草原戈壁，体尝和快意于那种亮丽的充满生命野性的生活气氛。显然，主人公内心向往的是诗

意，生命力的律动，和自然的本色，但又觉得这些都已离去很远，带着几分无可奈何认同的竟还是无法超越的尘烟弥漫的现代都市。

周佩红在这两篇散文中流露出来的感情都包孕着在灵与物、情与理、幻想和现实对立中不可能得到解脱或实现后的沮丧、怨艾、和无奈。因为这不再是绮年少女天真的梦幻，充满希冀和期待；而是饱经忧患和挫伤之后的一位成熟的女性唱出来的歌声。经常可以听到的是对于过去怀着战栗的恐惧和荒芜了青春的叹息。虽然，年华已在这样死寂的空间枯萎，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没有爱情，如今却偏偏还要频频回顾、咀嚼。因为当年她纤瘦的肩头过早负起人生的十字背架，在困厄和磨难中还挣扎着去唱，去写，去追求，去编织人生的梦幻。那是一个没有想象没有创造的年代，连梦幻也是没有色彩的。但也敌不住少男少女天真的本性，他们总还想使自己的青春闪燃起鲜亮活跃的光影。这一切都被无情地埋葬在一个古老的童话里。周佩红的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如《一抹心痕》、《同在一幅天空下》就都是这样的歌声，几乎就像一支哀伤的挽歌，把人们重新带回到那个岁月，没有愤怒，没有谴责，仅仅是一种温和记忆。正如她自己说的：

“那九年恰是我生命中最不灿烂的一页，它的掀动是沉重的，它的底色是黯淡的，它的意义是残酷的。

……我只是牵挂我的青春，我们的青春。我想穿过岁月的屏障重新抚摸它毛茸茸的面颊，倾听它突突跳动

的脉搏,我想知道生命曾怎样存在,怎样延伸……”

当历史的场景有了一个戏剧性的大变换以后,作者回到曾经期冀过的物质化了的、被钢筋水泥的楼群挤压了的狭窄空间时,机械地过着日复一日、无限循环的沉闷生活,那狂野的风雨,绿色的田畴,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代又时时会不由自主地映现在眼前。周佩红把都市中平凡琐屑、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描写当作倾注主人公那种别无选择而又不甘承受的郁闷的焦点。例如《轨迹》中因为希望回归专业队伍去工作而求见执事者这样一个具体细节,作者仅仅点到了几句,然后全力开掘描写的却是主人公当时的屈辱感和自尊心,她的心灵观照的竟是飘荡幽美的琴声,染了灯光的神秘窗口,悄然转移的星月,被她如梦似幻地感到生命的轨迹。《偶然进入的空间》写正在开凿的江底隧道工程,使她从那毫不精致的巨大和怪异中感受到热情的召唤,和漫不经意流泻出来的魅力所迷乱。《海戏》写了一位都市女性对狂暴瑰丽的海的感受。虽然她日日面对的是沉重压抑、拥挤平庸的生活,心灵深处追求的却是诗意,海的冲浪和腾挪,哪怕是怪诞狂暴的。

因此,从周佩红的这些散文作品中,可以体验到现代都市中某些知识女性的苦闷和惶惑。她们有现代人的追求进取精神,不甘沉沦、庸俗;她们敏感地渴求精神上新的天地,但又是软弱的,任凭生命机械地磨洗,只能发出轻微细弱的叹息。这正是中国社会轻型期的一个女性灵魂苦涩的呼喊,烙刻着时代的印痕。散文作品本就属于方寸间

的自然抒发，何况周佩红的作品更具女性纤细缠绵的艺术风格，却能容涵如此深沉复杂的情感；尤其撷拾都市生活中平凡琐细的一鳞半爪，赋予诗化和风情，由一斑而见变幻莫测的历史长河中的某些侧影，也就是非常难得的了。她的文字清丽可诵，情致绵密真诚，绝无做作和虚饰，也时时袒露自我心灵中的伤感、软弱和喜悦，就如向青年朋友喁喁诉说什么而令人感到亲象。周佩红还有一些记游写景的散文作品，是在游戈壁滩、西双版纳后写的，也有一些佳作，如《莫高窟随想》、《风雨基诺山》等，但比起前一类抒情前作品就显得略逊一筹了。

周佩红从事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写作已有多年。她现在把这几年的散文作品结集出版，题名《一抹心痕》，正是指自己对于人生和文学所倾注的深情，绝不是某些贫乏苍白、矫情造作之作可比，我以为是很值得人们，特别是青年读者一读，是会使你耳目一新的。

1991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苦涩的，纤弱的(代序)

——读周佩红散文……………陈丹晨

心路历程

永远的诱惑……………1

作品缝隙中的生活……………9

一抹心痕……………85

瞬间……………90

轨迹……………93

戏海……………97

偶然进入的空间……………102

那个时刻……………106

同在一幅天空下……………110

无限循环	119
无名街角	123
夜雨滂沱	127
红烛焰	131
今生今世	136
桥之梦	151
乡思种种	154
从前的微笑	160
漂浮岛	167
等你长大	183
她对我说(四题)	189
感情障碍	189
女人的危机	193
误会的悲喜剧	197
面对孤独	201
莫高窟随想	206
鸣沙山之夜	211
穿越大戈壁	215
塔尔寺晨雾	220
静寂中的生命	225
我记住的那一条江	229
绿色之旅	234
默默青山	239

布朗山的上海人	244
山寨夜舞	249
风雨基诺山	254
缤纷世界	259
忆昆明	263
住店	268
 〔附〕作者小传	 273

心路历程

永远的诱惑

我常常看见自己坐在书桌前，摊开稿纸或打开书本。窗外是墨色的天空，缀着一些亮星。渐稀的卡车声终于在街尽头沉落的时候，时钟的迈步就转换成心的律动。我看见心里有什么在逐渐升腾，活跃，排列组合成各种新鲜的样子。我听见它在正常的心律间低回萦绕，拍打我的胸膛。它奔突。它把我从书桌前端正的坐姿里分离出去，让茫茫星空接过我，然后将我抛得远远。

也许稿纸上多了些什么，也许不。写下什么和获得什么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常常这样地被分离，去遨游另一些世界，为文字、经验和想象的宫殿所诱惑。

宇宙如此之大，每一种缘份都不可逻辑地推敲。这满天星星里，我知道哪一颗是属于我的吗？

听许多人侃侃而谈过，那情景便比亲历过的还要具体熟悉：在夜凉如水的场院上置一竹榻，被母亲或祖母柔软的手臂环拥，女性的娓娓话语流泻出牵动人心的神秘气息，加上美丽的传说在星光下飘飘缈缈，文学的火花是必定会在这美妙的时刻燃爆于心的……

可惜我没有这田园诗般的童年记忆。零散朦胧的印象只是些扯碎的雾片，在我幼年的天空中悬浮。大人们早出晚归，匆匆地说些似乎不很轻松的话，匆匆地对我俯身笑笑，将一捋我的头发和面颊。他们的眉眼模糊不清，嗓音过早地喑哑。值得抒情的场景几乎没有，却有值得咀嚼的大片忙碌的内容。当我读懂他们的时候我已成年，同时我也就读懂了那个年代里普通中国人轨迹雷同的生活和心态。

母亲在做少女时倒是喜欢写点什么，投到报章上占据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位置。这是她进入老境之后才告诉我的。经历了那场不可想象的劫难之后，她的思维已明显迟钝，话说得很慢很吃力，但是一丁点儿“文学”的旧绩却使她眼睛发亮。

因此我总相信，文学并不是一种遗传基因。至少对我不是。

清晰的是那些崭新的书的棱角；笔直方正有如刀刃。

封面没有折痕，书页上没有手翻动过留下的污印，书就这样紧紧关闭着，把不为我知的另一些世界关闭在里头。

清晰的还有一本本新书接触桌面时发出的响声，沉闷而有分量，仿佛允许我可以洗干净手第一个翻看。从此我就习惯了净手虔诚地对待印着文字的纸。不曾被人翻过的新书尤其能引起我莫名的欣喜和期待。

我得感谢母亲。那时她正兼任医院的图书管理员。在认真对付了显微镜下形形色色的病菌和细胞之后，她去书店购书，纤细的手臂提着一摞摞沉重的书回家做卡片。

关闭着的新书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打开了。我遇见了什么！神奇的套鞋套到了我的脚上，身子轻起来，如一片羽片随风飘游。夜莺啼啭。死神巨大的黑翼从头顶掠过。美人鱼掀起的大浪把我淹没。洋葱头们的战斗忽然在巨鲸血红的腹腔内展开。笑面人永不能合拢的大嘴对我咧开。尽管只是表象，这世界已奇妙得宽广得令人感动，驱使我一本又一本地把书翻得飞快。

而世界在我少年的脚下也是奇妙宽广的。我去少年宫学做航模飞机，然后用一根长牛皮筋将它弹射到大草坪上空，等着领奖。我去养鸽子，去唱歌，跳新疆舞。还可以大言不惭地在班会上说：长大做个科学家。文学书籍带来的兴奋，只是其中一种。它也许算不了什么。每个孩子都会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幻想和兴趣。文学是潜藏在每个孩子体内的素质。在文学面前，孩子们平等。

读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晚上，我得到一本《牛虻》，是旧书，包着皱巴巴的牛皮纸书，页微微泛黄。书里有插图。我已学会躺在床上看书，居然也没患上近视。那一个晚上惊心动魄。我走进这本书，就再也不愿出来。那里有水花一样泼溅在浓密树墙上的白色花朵，温馨的谈话就在树下进行。那里阳光炫目，琼玛对着阳光打了“叛徒”亚瑟一记耳光。圣像被砸碎了，咚的一下，原来这么容易。牛虻回归，纽孔里插一朵花。杂耍场，哄笑声如鞭子一般在头顶呼啸。南美的热浪阵阵逼来，我觉得透不出气。人的意志原来可以这么坚强，人的感情原来可以这样丰富，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充满苦难却又美丽辉煌！当我听到击倒牛虻的枪声尖利地响起时，天已蒙蒙发亮。心儿不知为何在这一刻跳得咚咚响。合上书我仍那样躺着，听自己的心跳声，没有丝毫倦意。有什么在悄悄觉醒。是什么呢？却至今都说不清。这个夜晚一直顽强地驻留在我记忆中，也许它真的很重要！

倾听心灵，自己的，别人的，从此别无选择。就像从城市到农村别无选择一样。

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一回事，“运动”的龙卷风就把我抛到泥土上。但大片大片的阳光和风雨涌来了。月光把土屋、草垛和远山的粗糙轮廓描得柔和迷离，夜色无限地延伸乡野的疆域。这里的确是广阔的天地，在它白天的繁忙和夜晚的沉寂中，思绪可以上天入地，任意游荡，没有人管你心里发生的事情，

我想了些什么？想农村里那句奇怪的问候语“吃过了”？想邻家大嫂栽秧时哼唱的山歌调为何那么迷人，回到空荡荡的家眼睛却为何一下子黯淡？想暴雨没完没了地下，会不会使我的小土屋变形倒塌？还是想遥远的城市里，衰老的母亲怎样在批斗口号中挨日子？

挑担时怕身子扭得太厉害，变成和村姑一样的罗圈腿。怕长久地弯腰薅草，永远只看到眼前的泥水和工分。怕疏远了书本，眼神也如村人那样愚钝无光。脚已经踩在现实的泥土里，心却被众多的恐惧放飞。带来的书一本本全翻得又脏又烂，——已经顾不得洗干净手。把机耕道想象成繁华拥挤的涅瓦大街，把前来串门的邻队知青想象成“青年近卫军”中的优秀分子，而自己穿上了薄呢裙和鹿皮靴，正准备出去为崇高的事业秘密接头。炊烟在黄昏暮霭中升起，直到夜色笼罩。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一次醉醺醺的聚会。单调乏味的插队生活不真实了，真实已无可寻觅。

又有什么是真实的？父亲死于自杀，是真的吗？但你并没有亲眼见到摇晃欲倒的高楼和殷红的血，你只从造反派头头冷冷的嘴唇里听到这个冷冷的宣判。锣鼓喧天红旗飘的月台，列车上一张张爬满泪水的年轻脸庞，有哪一样才是真实的？稻麦金黄，紫云英开得灿烂，而贫瘠的冬日和饥荒的春季一再来临，真实是否永远这样轮回无定？

心不再为别人创造的虚幻的世界而迷醉。它伸出执拗的手指，拼命要将关闭在里面的自己的东西挖掘出来。要流血就流个痛快，反正生活中本来就有血，反正生命总要

由此走向成熟。

我和自己交谈，默默地，白天和黑夜。在玉米地里锄苗的时候，农人絮絮叨叨的家常话忽然就嗡嗡嚶嚶远去，而心里的对话声愈益清晰。油灯噼噼啪啪地爆出灯花。心问了些什么，心又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从那时起我就被分离了。恐惧一点点化为青烟。

文学不是避难所，但文学确曾接纳了骚乱不宁的我的心。炎热的夏午，我只能奔向凉棚，即使它只是茅草搭建。

那时候的某一天我开始写作。这或许是长久自我对话的必然结果。心必然要走向笔端。

没有命题也不列提纲。没有诗就创造诗，没有美就创造美。我写下分行有韵的文句，我以为那是诗。纸和笔将心灵的声音现形并且固定下来的刹那，有一种奇妙的快感传遍全身。也有更多的遗憾，因为心灵总是走得比笔尖快，而且飘忽又不易捉摸。然而，用笔捕捉心灵的过程使我深深地着迷。

在我后来当了乡村教师的日子里，差不多我每天都要写，将纸铺在泥砌的讲台上写。衣衫褴褛的小学生们从“教室”奔出去，一片“放学喽”的欢呼摇晃了粉红色的桃林，带给我近乎悲壮的震撼。炉膛里，火苗带着诗的韵律摇曳，使我忘却一切，甚至忘却饭锅烧焦的糊味。倾诉是一种心灵需要，感觉和体验是一种生命存在的过程，写作则是一种诱惑，一种令人着魔的游戏。

心灵走到了笔端，手把心轻轻握住了。我怕放开后，